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說苑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說苑卷十四

漢 劉向 撰

至公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

曰无首吉此葢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徳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吕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

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

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

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

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

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説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説之陛下築臺干雲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宫室至雍相繼不絶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

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鳬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鳬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

此而茍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顔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時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癰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

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

日請復戰吏騈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覲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强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

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

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禄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

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

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

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摶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摶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

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

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

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實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

子之知豈必待其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鈌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决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四

說苑卷十五

漢 劉向 撰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劒利倡優拙夫劒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

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徳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

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巳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强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

而已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强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强楚師大敗號令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患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令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豫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

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冐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武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軍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

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節以

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李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䀹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

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顔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䎘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

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瀁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

不越鍛劒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而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

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説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

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不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之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

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

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閒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

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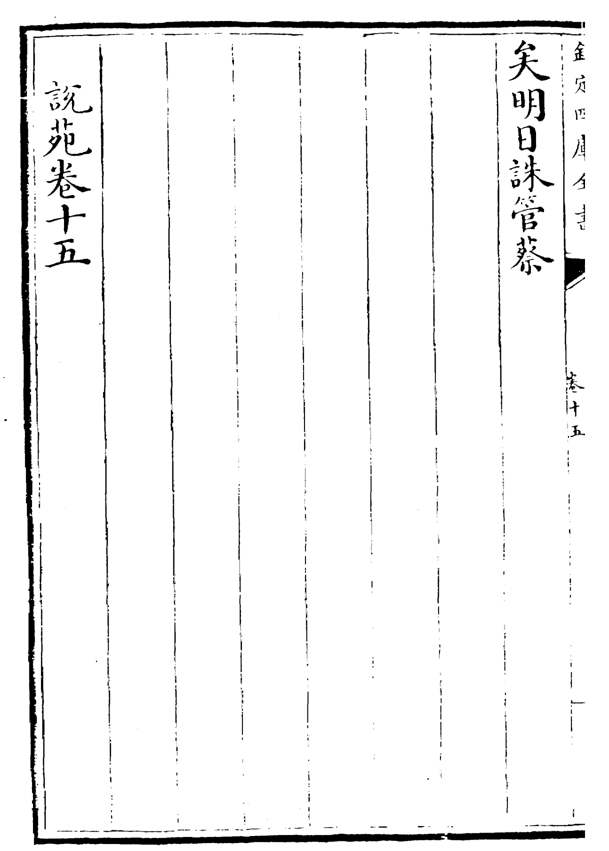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
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
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産殺鄧析
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
道也易曰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
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

惡故共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顔淵無以賞之賤獳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盗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

曰記醜而愽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智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夘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



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八十六 子部

說苑卷十六

漢 劉向 撰

叢談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

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虚或欲持實或好浮游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鋭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

昌天道其道大夫將昌天道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閒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貞良而亡先

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

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巳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絶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絶穀不食一蹶之
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
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
柱梁蚊蝱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説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
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
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

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

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茍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

以身為寳慈仁少小恭敬者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静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廪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

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䂓
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
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
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慠事者後憂福在受諫
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
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患
在於先倡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絶易請人絶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巳自生之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

謀於未形聽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𨺗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氷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

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强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

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

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

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

以文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

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渇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恠多怨恠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

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為恥君子以毀義為恥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

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

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

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

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

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

行此三者其國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黙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

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

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
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
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
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
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

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耀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前二行長曰謁按春秋戰國策新序謁並作遏此蓋與公羊傳同

第五頁後八行孔子於衛主雍雎按孟子雍雎作癰疽

卷十五第四頁後三行七里之郭刊本七訛十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前二行黃金橫帶刊本訛作金銀黃帶據戰國策改

第五頁後七行孝武皇帝時刋本武訛昭又穿北軍垣以為賈區刋本軍訛門並據漢書胡建傳改

第六頁前八行勇猛之節刋本節訛意據漢書胡建傳改

第十二頁前八行一曰心逆而險刋本逆訛辨據家語及尹文子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記醜而博刋本記醜訛作志愚

據家語及尹文子改

卷十六第一頁前四行叢談刊本訛作說叢據本

書目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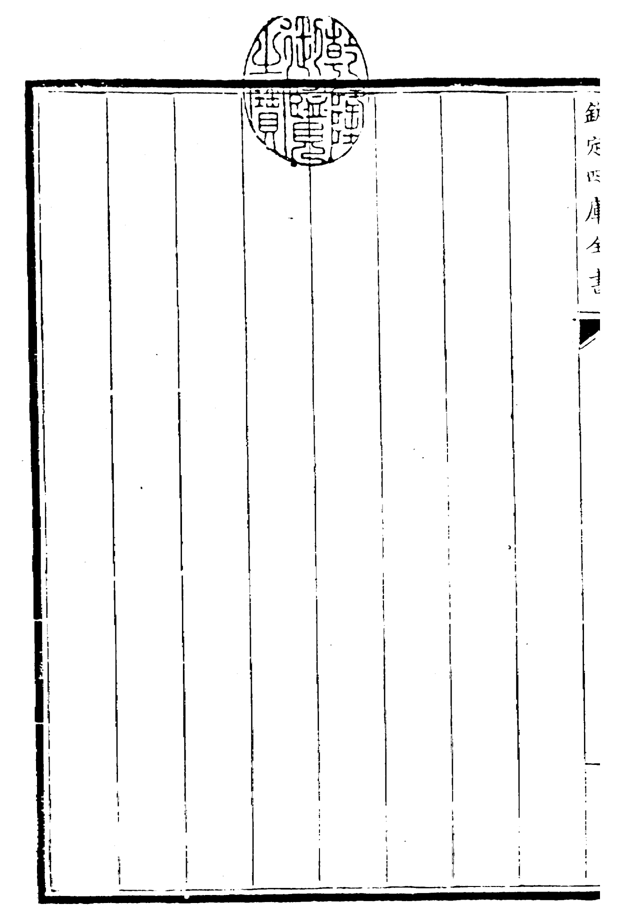
第三頁後一行猖獗而活刊本獗訛蹷據字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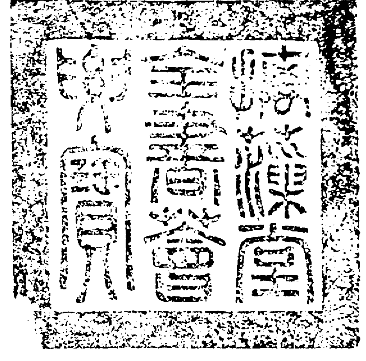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六行初沐者必拭冠按楚辭初作新拭

作彈

第十一頁後七行榮辱之主也刊本主訛本據易

繫詞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陳紹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說苑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八十七 子部

說苑卷十七

漢 劉向 撰

雜言

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

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絶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於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

死吴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强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

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

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説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説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

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𩌦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

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

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覩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

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壁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曽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曽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曽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曽不如兩錢之錐令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説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説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令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

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内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惟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糜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乗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

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名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

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令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

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

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

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羮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

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

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

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

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
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
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
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
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
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

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

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何有加矣

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

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

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

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没也故曰君子

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

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

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㠑嶵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

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温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

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

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

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惟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

以問事君之道頴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七